紅樓夢/第03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三十七回　秋爽齋偶結海棠社　蘅蕪苑夜擬菊花題

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，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。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，寶玉諸子弟等送至灑淚亭。

卻說賈政出門去後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。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，真把光陰虛度，歲月空添。這日正無聊之際，只見翠墨進來，手里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。寶玉因道：“可是我忘了，才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，可好些了，你偏走來。”翠墨道：“姑娘好了，今兒也不吃藥了，不過是涼著一點兒。”寶玉聽說，便展開花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娣探謹奉二兄文几：前夕新霽，月色如洗，因惜清景難逢，詎忍就臥，時漏已三轉，猶徘徊于桐檻之下，未防風露所欺，致獲采薪之患。昨蒙親勞撫囑，复又數遣侍兒問切，兼以鮮荔并真卿墨跡見賜，何痌瘝惠愛之深哉！今因伏几憑床處默之時，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，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，遠招近揖，投轄攀轅，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，或豎詞壇，或開吟社，雖一時之偶興，遂成千古之佳談。娣雖不才，竊同叨栖處于泉石之間，而兼慕薛林之技。風庭月榭，惜未宴集詩人，帘杏溪桃，或可醉飛吟盞。孰謂蓮社之雄才，獨許鬚眉，直以東山之雅會，讓余脂粉。若蒙棹雪而來，娣則掃花以待。此謹奉。

寶玉看了，不覺喜的拍手笑道：“倒是三妹妹的高雅，我如今就去商議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就走，翠墨跟在後面。剛到了沁芳亭，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著一個字帖走來，見了寶玉，便迎上去，口內說道：“芸哥兒請安，在後門只等著，叫我送來的。”寶玉打開看時，寫道是：

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思自蒙天恩，認于膝下，日夜思一孝順，竟無可孝順之處。前因買辦花草，上託大人金福，竟認得許多花兒匠，并認得許多名園。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种，不可多得。故變盡方法，只弄得兩盆。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，便留下賞玩。因天氣暑熱，恐園中姑娘們不便，故不敢面見。奉書恭啟，并叩台安！ 男芸跪書。

寶玉看了，笑道：“獨他來了，還有什麼人？”婆子道：“還有兩盆花兒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出去說，我知道了，難為他想著。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，只見寶釵，黛玉，迎春，惜春已都在那里了。

眾人見他進來，都笑說：“又來了一個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不算俗，偶然起個念頭，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，誰知一招皆到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可惜遲了，早該起個社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們只管起社，可別算上我，我是不敢的。”迎春笑道：“你不敢誰還敢呢。”寶玉道：“這是一件正經大事，大家鼓舞起來，不要你謙我讓的。各有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。寶姐姐也出個主意，林妹妹也說個話兒。”寶釵道：“你忙什麼，人還不全呢。”一語未了，李紈也來了，進門笑道：“雅的緊！要起詩社，我自荐我掌壇。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。我想了一想，我又不會作詩，瞎亂些什麼，因而也忘了，就沒有說得。既是三妹妹高興，我就幫你作興起來。”

黛玉道：“既然定要起詩社，咱們都是詩翁了，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。”李紈道：“极是，何不大家起個別號，彼此稱呼則雅。我是定了‘稻香老農’，再無人占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就是‘秋爽居士’罷。”寶玉道：“居士，主人到底不恰，且又瘰贅。這里梧桐芭蕉盡有，或指梧桐芭蕉起個倒好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有了，我最喜芭蕉，就稱‘蕉下客’罷。”眾人都道別致有趣。黛玉笑道：“你們快牽了他去，炖了脯子吃酒。”眾人不解。黛玉笑道：“古人曾云‘蕉葉覆鹿’。他自稱‘蕉下客’，可不是一只鹿了？快做了鹿脯來。”眾人聽了都笑起來。探春因笑道：你別忙中使巧話來罵人，我已替你想了個极當的美號了。”又向眾人道：“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，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。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，他又愛哭，將來他想林姐夫，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。以後都叫他作‘瀟湘妃子’就完了。”大家聽說，都拍手叫妙。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。李紈笑道：“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，也只三個字。”惜春迎春都問是什麼。李紈道：“我是封他‘蘅蕪君’了，不知你們如何。”探春笑道：“這個封號极好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呢？你們也替我想一個。”寶釵笑道：“你的號早有了，‘無事忙’三字恰當的很。”李紈道：“你還是你的舊號‘絳洞花主’就好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小時候幹的營生，還提他作什麼。”探春道：“你的號多的很，又起什麼。

我們愛叫你什麼，你就答應著就是了。”寶釵道：“還得我送你個號罷。有最俗的一個號，卻于你最當。天下難得的是富貴，又難得的是閒散，這兩樣再不能兼有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‘富貴閒人’也罷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當不起，當不起，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。”李紈道：“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號？”迎春道：“我們又不大會詩，白起個號作什麼？”探春道：“雖如此，也起個才是。”寶釵道：“他住的是紫菱洲，就叫他‘菱洲’，四丫頭在藕香榭，就叫他‘藕榭’就完了。”

李紈道：“就是這樣好。但序齒我大，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，管情說了大家合意。我們七個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，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。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已有了號，還只管這樣稱呼，不如不有了。以後錯了，也要立個罰約才好。”李紈道：“立定了社，再定罰約。我那里地方大，竟在我那里作社。我雖不能作詩，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，我作個東道主人，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。若是要推我作社長，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夠，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，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，一位出題限韻，一位謄錄監場。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人不作，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，我們也隨便作一首。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。若如此便起，若不依我，我也不敢附驥了。”迎春惜春本性懶于詩詞，又有薛林在前，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，二人皆說：“极是”。探春等也知此意，見他二人悅服，也不好強，只得依了。因笑道：“這話也罷了，只是自想好笑，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，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既這樣，咱們就往稻香村去。”李紈道：“都是你忙，今日不過商議了，等我再請。”寶釵道：“也要議定幾日一會才好。”探春道：“若只管會的多，又沒趣了。一月之中，只可兩三次才好。”寶釵點頭道：“一月只要兩次就夠了。”擬定日期，風雨無阻。除這兩日外，倘有高興的，他情願加一社的，或情願到他那里去，或附就了來，亦可使得，豈不活潑有趣。”眾人都道：“這個主意更好。”

探春道：“只是原系我起的意，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，方不負我這興。”李紈道：“既這樣說，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？”探春道：“明日不如今日，此刻就很好。你就出題，菱洲限韻，藕榭監場。”迎春道：“依我說，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，竟是拈鬮公道。”李紈道：“方才我來時，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，倒是好花。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？”迎春道：“都還未賞，先倒作詩。”寶釵道：“不過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。古人的詩賦，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。若都是等見了作，如今也沒這些詩了。”迎春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限韻。”說著，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，隨手一揭，這首竟是一首七言律，遞與眾人看了，都該作七言律。迎春掩了詩，又向一個小丫頭道：“你隨口說一個字來。”那丫頭正倚門立著，便說了個“門”字。迎春笑道：“就是門字

韻，‘十三元’了。頭一個韻定要這‘門’字。”說著，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，抽出“十三元”一屜，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。那丫頭便拿了”盆”“魂”“痕”“昏”四塊來。寶玉道：“這‘盆’‘門’兩個字不大好作呢！”

待書一樣預備下四份紙筆，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。獨黛玉或撫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鬟們嘲笑。迎春又令丫鬟炷了一支”夢甜香”。原來這”夢甜香”只有三寸來長，有燈草粗細，以其易燼，故以此燼為限，如香燼未成便要罰。一時探春便先有了，自提筆寫出，又改抹了一回，遞與迎春。因問寶釵：“蘅蕪君，你可有了？”寶釵道：“有卻有了，只是不好。”寶玉背著手，在回廊上踱來踱去，因向黛玉說道：“你聽，他們都有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別管我。”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，因說道：“了不得！香只剩了一寸了，我才有了四句。”又向黛玉道：“香就完了，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麼？”黛玉也不理。寶玉道：“可顧不得你了，好歹也寫出來罷。”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。李紈道：“我們要看詩了，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。”寶玉道：“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，又最公道，你就評閱优劣，我們都服的。”眾人都道：“自然。”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：

詠白海棠·限門盆魂痕昏

斜陽寒草帶重門，苔翠盈鋪雨後盆。

玉是精神難比洁，雪為肌骨易銷魂。

芳心一點嬌無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。

莫謂縞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詠黃昏。

次看寶釵的是：

珍重芳姿晝掩門，自攜手瓮灌苔盆。

胭脂洗出秋階影，冰雪招來露砌魂。

淡极始知花更艷，愁多焉得玉無痕。

欲償白帝憑清洁，不語婷婷日又昏。

李紈笑道：“到底是蘅蕪君。”說著又看寶玉的，道是：

秋容淺淡映重門，七節攢成雪滿盆。

出浴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為魂。

曉風不散愁千點，宿雨還添淚一痕。

獨倚畫欄如有意，清砧怨笛送黃昏。

大家看了，寶玉說探春的好，李紈才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，因又催黛玉。黛玉道：“你們都有了？”說著提筆一揮而就，擲與眾人。李紈等看他寫道是：

半卷湘帘半掩門，碾冰為土玉為盆。

看了這句，寶玉先喝起彩來，只說”從何處想來！”又看下面道：

偷來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縷魂。

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，說“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。”又看下面道是：

月窟仙人縫縞袂，秋閨怨女拭啼痕。

嬌羞默默同誰訴，倦倚西風夜已昏。

眾人看了，都道是這首為上。李紈道：“若論風流別致，自是這首，若論含蓄渾厚，終讓蘅稿。”探春道：“這評的有理，瀟湘妃子當居第二。”李紈道：“怡紅公子是壓尾，你服不服？”寶玉道：“我的那首原不好了，這評的最公。”又笑道：“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。”李紈道：“原是依我評論，不與你們相干，再有多說者必罰。”寶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李紈道：“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、十六這兩日開社，出題限韻都要依我。

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，你們只管另擇日子補開，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，我只不管。只是到了初二，十六這兩日，是必往我那里去。”寶玉道：“到底要起個社名才是。”探春道：“俗了又不好，特新了，刁鑽古怪也不好。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，就叫個海棠社罷。雖然俗些，因真有此事，也就不礙了。”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，略用些酒果，方各自散去。也有回家的，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。當下別人無話。

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貼兒便慌慌張張的同翠墨去了，也不知是何事。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。襲人問是那里來的，婆子便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。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，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，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，又拿了三百錢走來，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：“這銀子賞那抬花來的小子們，這錢你們打酒吃罷。”那婆子們站起來，眉開眼笑，千恩萬謝的不肯受，見襲人執意不收，方領了。襲人又道：“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？”婆子忙應道：“天天有四個，原預備里面差使的。姑娘有什麼差使，我們吩咐去。”襲人笑道：“有什麼差使？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，可巧你們來了，順便出去叫後門小子們雇輛車來。回來你們就往這里拿錢，不用叫他們又往前頭混碰去。”婆子答應著去了。

襲人回至房中，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，卻見榼子上碟槽空著。因回頭見晴雯，秋紋，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，襲人問道：“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？”眾人見問，都你看我我看你，都想不起來。半日，晴雯笑道：“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，還沒送來呢。”襲人道：“家常送東西的家伙也多，巴巴的拿這個去。”晴雯道：“我何嘗不也這樣說。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。我送去，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，叫連碟子放著，就沒帶來。你再瞧，那榼子盡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。”秋紋笑道：“提起瓶來，我又想起笑話。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，也孝敬到二十分。因那日見園里桂花，折了兩枝，原是自己要插瓶的，忽然想起來說，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，不敢自己先頑，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，親自灌水插好了，叫個人拿著，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，又進一瓶與太太。誰知他孝心一動，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。老太太見了這樣，喜的無可無不可，見人就說：‘到底是寶玉孝順我，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。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。’你們知道，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，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。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，說我可怜見的，生的單柔。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。幾百錢是小事，難得這個臉面。及至到了太太那里，太太正和二奶奶，趙姨奶奶，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，不知給那一個。一見了，連衣裳也不找了，且看花兒。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，夸寶玉又是怎麼孝敬，又是怎樣知好歹，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。當著眾人，太太自為又增了光，堵了眾人的嘴。太太越發喜歡了，

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。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橫豎也得，卻不象這個彩頭。”晴雯笑道：“呸！沒見世面的小蹄子！那是把好的給了人，挑剩下的才給你，你還充有臉呢。”秋紋道：“憑他給誰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”晴雯道：“要是我，我就不要。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，也罷了。一樣這屋里的人，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？把好的給他，剩下的才給我，我宁可不要，沖撞了太太，我也不受這口軟氣。”秋紋忙問：“給這屋里誰的？我因為前兒病了幾天，家去了，不知是給誰的。好姐姐，你告訴我知道知道。”晴雯道：“我告訴了你，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？”秋紋笑道：“胡說，我白聽了喜歡喜歡。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的，我只領太太的恩典，也不犯管別的事。”眾人聽了都笑道：“罵的巧，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們這起爛了嘴的！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。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。”秋紋笑道：“原來姐姐得了，我實在不知道。我陪個不是罷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少輕狂罷。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。”麝月道：“那瓶得空兒也該收來了。老太太屋里還罷了，太太屋里人多手雜。別人還可以，趙姨奶奶一伙的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，又該使黑心弄坏了才罷。太太也不大管這些，不如早些收來正經。”晴雯聽說，便擲下針黹道：“這話倒是，等我取去。”秋紋道：“還是我取去罷，你取你的碟子去。”晴雯笑道：“我偏取一遭兒去。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，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？”麝月笑道：“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，那里今兒又巧，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。”晴雯冷笑道：“雖然碰不見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，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，也定不得。”說著，又笑道：“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，什麼事我不知道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往外跑了。秋紋也同他出來，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。

襲人打點齊備東西，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，向他說道：“你先好生梳洗了，換了出門的衣裳來，如今打發你與史姑娘送東西去。”那宋嬤嬤道：“姑娘只管交給我，有話說與我，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。”襲人聽說，便端過兩個小掐絲盒子來。先揭開一個，里面裝的是紅菱和雞頭兩樣鮮果，又那一個，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。又說道：“這都是今年咱們這里園里新結的果子，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嘗嘗。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，姑娘就留下頑罷。這絹包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，姑娘別嫌粗糙，能著用罷。替我們請安，替二爺問好就是了。”宋嬤嬤道：“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，姑娘再問問去，回來又別說忘了。”襲人因問秋紋：“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里？”秋紋道：“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，又都作詩。想來沒話，你只去罷。”宋嬤嬤聽了，便拿了東西出去，另外穿戴了。襲人又囑咐他：“從後門出去，有小子和車等著呢。”宋媽去後，不在話下。

寶玉回來，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，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。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。寶玉聽了，拍手道：“偏忘了他。我自覺心里有件事，只是想不起來，虧你提起來，正要請他去。這詩社里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。”襲人勸道：“什麼要緊，不過玩意兒。他比不得你們自在，家里又作不得主兒。告訴他，他要來又由不得他，不來，他又牽腸挂肚的，沒的叫他不受用。”寶玉道：“不妨事，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。”正說著，宋媽媽已經回來，回复道生受，與襲人道乏，又說：“問二爺作什麼呢，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。史姑娘說，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，急的了不的。”寶玉聽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，立逼著叫人接去。賈母因說：“今兒天晚了，明日一早再去。”寶玉只得罷了，回來悶悶的。

次日一早，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。直到午後，史湘雲才來，寶玉方放了心，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，又要與他詩看。李紈等因說道：“且別給他詩看，先說與他韻。他後來，先罰他和了詩：若好，便請入社，若不好，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。”史湘雲道：“你們忘了請我，我還要罰你們呢。就拿韻來，我雖不能，只得勉強出丑。容我入社，掃地焚香我也情願。”眾人見他這般有趣，越發喜歡，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，遂忙告訴他韻。史湘雲一心興頭，等不得推敲刪改，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，心內早已和成，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，先笑說道：“我卻依韻和了兩首，好歹我卻不知，不過應命而已。”說著遞與眾人。眾人道：“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，再一首也不能了。你倒弄了兩首，那里有許多話說，必要重了我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看時，只見那兩首詩寫道：

其一

神仙昨日降都門，种得藍田玉一盆。

自是霜娥偏愛冷，非關倩女亦離魂。

秋陰捧出何方雪，雨漬添來隔宿痕。

卻喜詩人吟不倦，豈令寂寞度朝昏。

其二

蘅芷階通蘿薜門，也宜牆角也宜盆。

花因喜洁難尋偶，人為悲秋易斷魂。

玉燭滴乾風里淚，晶帘隔破月中痕。

幽情欲向嫦娥訴，無奈虛廊夜色昏。

眾人看一句，驚訝一句，看到了，贊到了，都說：“這個不枉作了海棠詩，真該要起海棠社了。”史湘雲道：“明日先罰我個東道，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？”眾人道：“這更妙了。”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論了一回。至晚，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安歇去。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。寶釵聽他說了半日，皆不妥當，因向他說道：“既開社，便要作東。雖然是頑意兒，也要瞻前顧後，又要自己便宜，又要不得罪了人，然後方大家有趣。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，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，你還不夠盤纏呢。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，你嬸子聽見了，越發抱怨你了。況且你就都拿出來，做這個東道也是不夠。難道為這個家去要不成？還是往這里要呢？”一席話提醒了湘雲，倒躊躇起來。寶釵道：“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。我們當舖里有個伙計，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，前兒送了幾斤來。現在這里的人，從老太太起連上園里的人，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。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，因為有事還沒有請呢。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，只管普通一請。等他們散了，咱們有多少詩作不得的。我和我哥哥說，要幾簍极肥极大的螃蟹來，再往舖子里取上幾壇好酒，再備上四五桌果碟，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。”湘雲聽了，心中自是感服，极贊他想的周到。寶釵又笑道：“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。你千萬別多心，想著我小看了你，咱們兩個就白好了。你若不多心，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。”湘雲忙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這樣說，倒多心待我了。憑他怎麼糊涂，連個好歹也不知，還成個人了？我若不把姐姐當作親姐姐一樣看，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。”寶釵聽說，便叫一個婆子來：“出去和大爺說，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，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。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，我今兒已請下人了。”那婆子出去說明，回來無話。

這里寶釵又向湘雲道：“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。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极險的韻了，若題過于新巧，韻過于險，再不得有好詩，終是小家氣。詩固然怕說熟話，更不可過于求生，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，自然措詞就不俗了。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，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。一時閒了，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。”湘雲只答應著，因笑道：“我如今心里想著，昨日作了海棠詩，我如今要作個菊花詩如何？

”寶釵道：“菊花倒也合景，只是前人太多了。”湘雲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著，恐怕落套。”寶釵想了一想，說道：“有了，如今以菊花為賓，以人為主，竟擬出幾個題目來，都是兩個字：一個虛字，一個實字，實字便用‘菊’字，虛字就用通用門的。如此又是詠菊，又是賦事，前人也沒作過，也不能落套。賦景詠物兩關著，又新鮮，又大方。”湘雲笑道：“這卻很好。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才好。你先想一個我聽聽。”寶釵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《菊夢》就好。”湘雲笑道：“果然好。我也有一個，《菊影》可使得？”寶釵道：“也罷了。只是也有人作過，若題目多，這個也夾的上。我又有了一個。”湘雲道：“快說出來。”寶釵道：“《問菊》如何？”湘雲拍案叫妙，因接說道：“我也有了，《訪菊》如何？”寶釵也贊有趣，因說道：“越性擬出十個來，寫上再來。”說著，二人研墨蘸筆，湘雲便寫，寶釵便念，一時湊了十個。湘雲看了一遍，又笑道：“十個還不成幅，越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，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。”寶釵聽說，又想了兩個，一共湊成十二。又說道：“既這樣，越性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。”湘雲道：“如此更妙，竟弄成個菊譜了。”寶釵道：“起首是《憶菊》，憶之不得，故訪，第二是《訪菊》，訪之既得，便种，第三是《种菊》，种既盛開，故相對而賞，第四是《對菊》，相對而興有余，故折來供瓶為玩，第五是《供菊》，既供而不吟，亦覺菊無彩色，第六便是《詠菊》，既入詞章，不可不供筆墨，第七便是《畫菊》，既為菊如是碌碌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，不禁有所問，第八便是《問菊》，菊如解語，使人狂喜不禁，第九便是《簪菊》，如此人事雖盡，猶有菊之可詠者，《菊影》《菊夢》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，末卷便以《殘菊》總收前題之盛。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。”湘雲依說將題錄出，又看了一回，又問“該限何韻？”寶釵道：“我平生最不喜限韻的，分明有好詩，何苦為韻所縛。咱們別學那小家派，只出題不拘韻。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，并不為此而難人。”湘雲道：“這話很是。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。但只咱們五個人，這十二個題目，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？”寶釵道：“那也太難人了。將這題目謄好，都要七言律，明日貼在牆上。他們看了，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。有力量者，十二首都作也可，不能的，一首不成也可。高才捷足者為尊。若十二首已全，便不許他後赶著又作，罰他就完了。”湘雲道：“這倒也罷了。”二人商議妥貼，方才息燈安寢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